



海涅文集

小说 戏剧 杂文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海涅文集

张玉书 选编

小说 戏剧 杂文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涅文集·小说戏剧杂文卷/(德)海涅著;张玉书
选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4
ISBN 7-02-003291-5

I.海… II.①海…②张… III.①海涅,H.(17
97~1856)-文集②文学-作品综合集-德国-近代
IV.I516.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3522 号

责任校对:杨 康

责任印制:王景林

海涅文集 小说 戏剧 杂文卷

Hai Nie Wen Ji Xiaoshuo Xiju Zawen Juan

(德)海涅 著 张玉书选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50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1.125 插页 2

2002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7-02-003291-5/C·28

定价:38.00 元



作者像

政论家海涅

张 玉 书

海涅多才多艺，早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作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登上文坛时，便写出了《阿尔曼梭》和《拉特克利夫》这两出悲剧，显示了他戏剧家的才能。《诗歌集》和《游记》使他几乎同时戴上两顶桂冠，在诗歌和散文两个竞技场上双双夺魁。志得意满的诗人于是把诗歌视为“雕虫小技”，决心投入散文“宽阔的胸怀”。一八三一年流亡巴黎后，海涅又以思想深邃、观察敏锐的思想家的面貌使读者耳目一新，评论家们于是把他比做光彩绚丽熠熠生辉的钻石，具有不同的侧面，每个侧面展现出他的不同凡响的新的才能。我们在前面三卷中分别以《思想家海涅》、《诗人海涅》和《战士海涅》为题集中介绍了海涅在这三个侧面表现出来的卓越天才和独特风貌。在本卷里我们又向读者介绍海涅作为小说家、戏剧诗人以及杂文作家所取得的成就。

海涅自己说过，英国人的最高成就在戏剧，指的是莎士比亚的戏剧；西班牙人的最高成就在小说，指的是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德国人的最高成就则是诗歌，其顶峰乃是歌德的诗作。海涅一生以歌德为他的竞争对手，他的雄心壮志便是和这位魏玛的睿智老人一争高下，向歌德达到的高峰挺进，凡是歌德做到的，他也力争做到，因此在一八二五年他漫游哈尔茨山途经魏玛造访歌德时，便直言不讳地告诉那位年逾古稀的文坛霸主：他正

在写《浮士德》。可惜天不假年，一直为病痛困扰的海涅，年过半百便一病不起，活埋在他的“褥垫墓穴”之中达八年之久，在思想最为成熟精神最为活跃之际，便离开人间，留下了对人类的爱，对未来的憧憬，也留下了无限的遗憾和无奈。他未能写出一部足以和歌德的《浮士德》媲美的辉煌巨著《浮士德》，只留下一部也叫《浮士德》的芭蕾舞诗剧，应是他毕生憾事之一，然而这毕竟显示了海涅的才华。

早在三十年代初，海涅便写了《佛罗伦萨之夜》，让人看到他作为小说家的才能，而《巴哈拉赫的拉比》和《施纳贝勒沃普斯基先生忆语》这两篇小说更显示了海涅作为小说家，尤其是作为幽默小说家的巨大潜能和独特风格。

巴黎是人才毕集群星辉煌的欧洲文化都会，连歌德都对这座作为文学艺术家摇篮的文化名城予以高度评价：“请您设想一下巴黎这样的一座城市，一个大国最杰出的人才全都聚集在同一个地方，在每天的交往、斗争和竞赛里，互相切磋，彼此提高，世界上自然和艺术的各个领域里的精华都在那里成天供人公开观赏；请您设想一下这样一座世界大都市：在那儿的每一个街头巷尾都发生过一段历史！您不要把它设想成一个愚昧混沌时代的巴黎，而要设想成十九世纪的巴黎，一百多年来经过莫里哀、伏尔泰、狄德罗等人的努力，已经有那么多聪明智慧传播在巴黎城里，简直在世界上找不到可以和它匹敌的地方。”^① 海涅离乡背井，来到这座世界名城，并无陌生感，他在巴黎如鱼得水，就像久禁暗室之中，一旦走到阳光明媚、空气清新的茵绿原野，就感到心旷神怡；他贪婪地痛饮先进的思想，如饥似渴地学习圣西

^① 参看《世界文学》，一九六三年第十一期，第94页。

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积极投身到法国的社会生活之中,兴致勃勃地关心法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发展,出入剧院、音乐厅、文艺沙龙,和文艺界、政治界、金融界各色人等交往,和巴尔扎克、乔治·桑、缪塞、戈蒂耶、大仲马、肖邦、李斯特、迈耶贝尔这些活跃在巴黎文艺界的杰出代表过从甚密,私交甚笃,成为一个洞察法国社会走向、熟悉法国社会矛盾的社会成员。他精通法语,博学多识,才华出众,机智聪明,使得以才情机敏风度高雅而傲视外国人的法国才子们都对他侧目而视,他竟成为贵妇人文艺沙龙里受人欢迎的座上客。海涅通过巴黎窥见法兰西市民王朝的方方面面,以史学家的笔法准确无误地记载了重大的政治事件、文艺动态和民众情绪,介绍了上自宫廷、政府、议会,下至普通百姓的巴黎或法兰西众生相。他以犀利的目光,精深的论断对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这个金钱王朝,从国王到大臣,从金融贵族到一般市民,从法国大革命以前的封建王朝的兴衰直到金钱王国的未来,都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分析,令人拍案叫绝的评论,做出了令人击节赞赏、发人深省的预言。这一切都体现在他从一八四〇至一八四二年为《奥格斯堡总汇报》所写的通讯报道之中。

《奥格斯堡总汇报》的编辑是海涅的朋友古斯塔夫·科尔普(1798—1865)。他出生于斯图加特,是一个首饰匠的儿子,在图宾根大学学习财政学,因为参加激进的大学生秘密组织曾被捕入狱,囚禁一年半之久。二十年代末,海涅在慕尼黑担任著名出版家科达主办的报纸编辑时,与科尔普结识。科尔普从一八三七年起领导《奥格斯堡总汇报》。他具有自由主义思想,也有民主要求,因而邀请海涅为《奥格斯堡总汇报》撰稿。但是面对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他又不时限制海涅发表过于大胆的进步思

想。海涅从一八四〇年起应科尔普之邀以匿名的方式为《奥格斯堡总汇报》撰写巴黎来鸿,介绍法国的政治、艺术和人民生活。这些匿名发表报道在海涅晚年汇集成册,加上序言和声明于一八五四年发表,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海涅自己也不无得意地提到他生前最后一次获得的新的巨大成功:“巴黎人人都在谈论这部作品。”这就是本卷中介绍给诸位的杂文集《卢荅齐娅》。

卢荅齐娅是巴黎的守护女神,海涅用它作为书名,告诉读者,这是一部来自巴黎的通讯报道集。于是有人称他为新闻记者,而我们更愿称他为政论家,因为在每一篇新闻报道后面,都可以看到一个胸怀宽广、目光远大、思想境界极高、分析能力极强的政论家的丰采,他挥洒自如、说古论今、深入浅出地纵谈古今臧否天下。

看看海涅一八三一年以前的作品,会发现他的注意力是在德国。一八三五年写的《论浪漫派》中他还把德国当做一个中世纪封建残余施暴、封建幽灵作祟的国土,而法兰西的巴黎则是革命鼓声隆隆、阳光灿烂的乐园净土,他只希望能登上斯特拉斯堡的大教堂,挥舞法兰西的三色旗,一扫弥漫在德国的妖雾鬼氛。可是一深入巴黎的生活,他发现这个他如此心仪的革命圣地,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因为他极力赞扬的法国大革命归根结底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获胜的并非人民,而只是资产阶级,经过五十年革命和复辟的反复较量,到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建立的七月王朝乃是资产阶级统治。他便在《卢荅齐娅》里集中力量对这个资产阶级政权进行全面深刻的分析、批判,得出了一些至今仍具有深刻科学价值的结论,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然而针砭法国时弊,终归还是为了德国,他希望他的报道能对德国读者有所启发。

政论家海涅的杰出贡献在于透过灯红酒绿、令人神迷目眩的巴黎社会的幻象、奇观,让人看出文艺舞台的现实。

七月王朝统治下的法兰西既然是个金钱王国,自然金钱万能,人的价值自然用金钱来衡量。正因为如此,有钱的人才有价值,价值观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不看系谱,不看门第,而看“才能”,不过这个才能必须体现为金钱,必须转化为商品,因而需要包装,需要广告。巴黎是个市场,艺术乃是商品,艺术家为了兜售他的商品便力求包装精美,借广告大造声势,于是新闻媒体便统治了艺术家,报纸经理便成为决定艺术家成败的无冕之王。没有他的包装,商品无人问津,经他报纸吹捧,庸人立时成为红得发紫的天才。因此人们潮水般涌向巴黎,竞相巴结新闻界的实权人物,希冀他们能为之大做广告。这些无冕之王主宰着乐坛文坛,他们一言可以使人青云直上,他们沉默也可以使人遭到失败。难怪那些才具平庸的乐师文人像蚊蝇逐臭似的围着出版商,极尽卑躬屈节之能事,那些不靠才具只靠包装的“艺术家”为了求得报上一言半语的溢美之词来提高身价,不惜匍匐在报馆经理脚下摇尾乞怜,丑态百出,令人恶心,也令人伤心。巴黎对于艺术家犹如龙门,一登龙门,便身价百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艺术水平似乎视报纸吹捧的程度、广告效应的大小而升高或降低。于是到剧场去喝彩捧场也成为一种职业,也难怪那些出版商和记者忘乎所以,直以为自己可以操纵艺术家的命运,领导艺术的潮流。然而这比莫扎特当年名闻遐迩誉满全欧却不得不仰仗达官贵人的恩宠又是一大进步,艺术家凭自己的才能也能维持自尊,也能征服公众,肖邦如此,迈耶贝尔和李斯特也是如此。七月革命后比起法国大革命前毕竟有所不同,有所进步。

《卢苔齐娅》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的过程。法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比封建势力猖獗的德国自然法制比较完备,知识产权受到保护,没有粗暴的书报检查,但是不同政党控制的报纸必须严格体现其党派利益,报馆听命于老板,往往可以“不符合本报宗旨”的借口把不同意见排除在外。其结果言论自由也名存实亡。海涅以形象生动的描述把拜金主义的表现,人们对金钱的顶礼膜拜刻画得入木三分。在这金钱王国里,金钱便是上帝,真正的统治者不是国王,而是金融寡头。

政论家海涅的卓越贡献在于他对西方列强殖民主义行径的认识和揭露,对被压迫人民,包括对中国人民的同情。海涅到达巴黎,便以新的视角来观察德国、观察世界。一八三一年以前,海涅是从站在德国的高度观察世界,但是他早已越出德国的边界,对被压迫的人民(参看 1822 年发表的《论波兰》),对称霸海上的英国(参看 1828 年发表的《英吉利片断》),对法国大革命(参看 1829 年发表的《意大利游记》)都有所评论。一八三一年后,他是站在世界的高度来观察德国、观察世界,因此他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看法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虽然他关心的依然是德国,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全世界发生的事情,对一切被压迫的民族表示关注和同情。他的视野更为开阔,他的历史观,政治观都有了进步和发展。他对被压迫人民的同情心包容了中东被压迫的犹太人,拉美被殖民者掠夺的人民和远东被西方海盗欺侮的中国人。这时欧洲列强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殖民倾向,欧洲有识之士对此都有觉察。

歌德在一八三二年辞世之前,在《浮士德》第二部中,把上世纪三十年代在那些雄霸海上分割世界的西方列强的掠夺行为中

已可见端倪的殖民主义倾向概括为以下诗句：

贸易，战争，海盗行径三位一体，密不可分，
不这样看，就是不懂航海之道。^①

海涅在《奴隶船》一诗中更进一步描述了这些西方绅士“开拓”殖民地时所采取的血腥残暴的手段和野蛮掠夺的行径。他在《卢苔齐娅》中几次提到远在东方发生的鸦片战争。

有人曾经说过，德国乃至西方对中国的态度，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因为鸦片战争而发生变化。在这之前，这神秘遥远的东方国家是人们理想化的乐园，人们向往的是具有异国情调的礼仪之邦，人们总是带着崇敬的口气谈到这个神秘的国度，莱布尼茨在《新中华》一书中提出西方应从中国延请传教士，用中国的伦理道德来拯救道德沦丧的西方，伏尔泰借《赵氏孤儿》的故事写出《中国孤儿》一剧，用来表达自己的进步思想。鸦片战争中国失利，西方对这场侵略战争谴责的声音少，对中国表示轻蔑的声音多。昏庸的皇帝，落后的国家，孱弱的人民似乎理应遭到失败。海涅在《卢苔齐娅》中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如何呢？

海涅在这里把矛头指向那些贩卖鸦片的“红毛生番”，而对于受侮辱受屈辱、生性平和、从不好战的中国人民则表示同情。当然海涅了解更深的是英国。他到过英国，研究过英国的内政和外交，由于英国反对革命的法兰西，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国家之一，他对英国不存好感。海涅在二三十年代对中国还知之甚少，在《论浪漫派》一书中把中国喻为“飞龙和瓷壶的国度”，对这个远在东方富有异国情调的神奇之国的描绘近乎海外奇谈。

① 参看《歌德全集》第五卷第496页，苏黎士阿尔台米斯出版公司一九五〇年版。

他的本意不在向读者介绍这个他自己还不甚熟悉的东方古国的风土人情,而是借这个奇幻之国里脾气娇纵的公主来影射德国浪漫派作家克莱门斯·布伦塔诺的诗风。到四十年代,巴黎的报上迅速报道英国殖民者在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鸦片战争,海涅作为报纸的撰稿人自然密切注意远东事态的进展,对中国的了解便逐步加深。在海涅笔下英国是个怯懦奸诈惟利是图的国家,信奉赤裸裸的利己主义,今天可以把鸦片被焚、英商利益受损当做发动战争的借口,明天也可以别的借口对别的国家发动战争。英国人凭着船坚炮利,于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迫使满清皇帝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五口通商。十一月二十二日法国各报刊登了这一条约的全文。海涅报道:这一“来自东方的消息也在民众当中同样激起一阵不满的喃喃之声”;并且在以下几行里表现出他对侵略者的不满:“英国人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太阳的兄弟,自己也深感意外,他们正在盘算,如今在印度洋上已嫌多余的武装是不是用来对付日本,以便把日本也洗劫一空。一个合法的进攻理由肯定在这里也能找到。如果不说鸦片箱,那就说英国传教士协会的文件被日本的卫生委员会所没收。也许我在以后的一封信札里会谈论英国如何掩饰其战争行径。”海涅明确指出战争罪责在英国政府。这个政府把密探派往各地,处心积虑地推行殖民主义政策。鸦片战争正好是它实现侵略的大好机会。能够这样表态的欧洲人在当时实属凤毛麟角。

对现实的审视,对历史的总结,使政论家海涅对未来做出令人侧目的结论,这就是对共产主义的评价。

在《卢荅齐娅》里,海涅明确表示他同情被压迫人民,同情被

剥削的无产者和劳苦大众,他把这些压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比做古罗马早期基督徒加利利人。

他假设自己在古罗马尼禄皇帝在位时担任罗马某大报的记者,必定独树一帜,去关怀早期基督徒加利利人的命运。他们大多由奴隶组成,受到残酷迫害。他的消息灵通善观风向的同行们嘲笑他不去报道宫廷宴会的盛况,不去报道皇帝亲自弹奏吉他这样的重大新闻,“只去报道几个加利利人身上涂了柏油,像火炬一样点着了燃烧,从而把黄金宫阙的花园照得如同白昼。”海涅进一步说明这种暴行起到唤醒民众引发人民起义导致帝国崩溃的作用。残忍的古罗马皇帝在欢乐的盛会上把“所谓的蒙昧无知的愚民用来当做灯烛”,殊不知“那些人体火炬向四外洒出火星,从而使古代罗马人的世界连同它的腐朽的灿烂辉煌全都化为熊熊火焰:那愚昧的一小撮人的数目变成庞大的军团,凯撒的军团和它作战时不得不缴械投降,整个帝国,不论海上还是陆上的统治大权现在全都属于加利利人。”

海涅说加利利人,实际上指的是共产党人,他们和公元一世纪的“受压迫的教会”,早期的基督徒非常相似,这些共产党人现在“受到轻视和迫害”,但却是“法国惟一值得人们坚决敬重的党派。”

海涅提到法国贵族院判决共产党人一事,态度极为鲜明。贵族院的议员大多是旧制度时的人物。这些“旧日被断头机割下脑袋的人又把脑袋缝上”,坐在天鹅绒的座位上,只要民众喃喃自语,他们就心惊肉跳。“这些幽魂,这些不幸的死者,在审判活人,审判革命的最年轻最绝望的孩子,审判那些无人照管、被剥夺了遗产的孩子,审判这些共产党人,这可真是令人恐怖的一出戏!”

海涅明白无误地表示自己站在这些共产党人一边,对他们表示同情和尊重,预言未来属于他们,可是另一方面他也的确说过他害怕共产主义,害怕无产阶级上台掌权。一个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终生的英勇战士,却又害怕共产主义,岂不是自相矛盾。于是有人使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摇摆性来予以解释。

我们不妨在海涅的生活和著述中寻找他的思想轨迹,探求这一问题的答案。

海涅到达巴黎后,钻研了圣西门主义的学说,也了解了当时充斥法国的各种激进主义的流派。起先这些人打着共和主义的旗号,反对贵族,而把诗人和艺术家斥为精神贵族,把天才和群众对立起来,自诩为群众的代言人,把天才视为革命对象,他们对艺术采取虚无主义态度,这和几百年前的清教徒如出一辙。海涅在《莎士比亚笔下的少女和妇人》一文中,谈到拥有共和主义政治狂热的清教徒仇恨古代英国戏剧。“那时的清教徒和今日的共和主义者,在这方面真是何其相似之极。但愿阿波罗和不朽的缪斯保护我们免于后者的统治吧!”^①

而在《精印本〈堂吉珂德〉引言》一文中,海涅又一次提到:“我们的共和主义者憎恨大诗人的桂冠,不亚于大皇帝的紫袍。”^②

在《卢荅齐娅》里,海涅对共和主义更作了详尽的描述:

海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共和主义者之所以想揭竿而起,是因为没钱,一旦有了钱,也就不成其为共和主义者了。他借一个法国商人之口,表明了这种心态:口袋里有钱,便害怕革命,口

① 参看《海涅文集·批评卷》第441页。

② 参看《海涅文集·批评卷》第421页。

袋里空空如也，便向往革命。这种人只想平分别人的财产，并不想使别人和自己一样富有。

这些共和主义思想的拥护者，正如希腊神话里的强盗普洛克儒斯忒斯。这个阿提卡半岛上凶恶的强盗，用暴力把抓来的人全都弄得长短划一。海涅用反嘲的口吻说：“我正忙着给已故国王普洛克儒斯忒斯恢复名誉，我要证明迄今为止人们对这位普洛克儒斯忒斯的判断始终是错误的。因为他远远超出他的时代，在一个英雄主义的贵族时期就试图实现最为新式的平民思想。他把高个子的脚剁短，把矮个子身材拔高，直到他们都能适合他那平等铁床，那时谁也没有理解他。”

“共和主义在法国每天都取得重大进步，罗伯斯庇尔和马拉完全恢复了名誉，啊，高贵的山鲁亚尔^①和真正民主的普洛克儒斯忒斯！你们也不会再被人误解多久，直至现在人家才理解你们，真理最终获得了胜利。”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共和主义的思想基础，和当时流行的一些共产主义派别的理论依据说到底，都是绝对平均主义。他们当中有路易·勃朗，也有天主教共产主义的鼓吹者拉默耐神父。

对路易·勃朗的分析是理解海涅对共产主义恐惧的钥匙。海涅提到，路易·勃朗虽然对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怀有同情，却因在天才人物面前自惭形秽，由妒忌转为反感，从而倾向绝对平均主义。海涅指出路易·勃朗的一篇作品里，“每一行都显示出他对人民的苦难怀有炽热的同情，虽然并未表现出精深的知识。同时文中也表现出对漫无限制的统治欲有所偏爱，对天才人物彻底反感。”“也许由于他自己的腰围狭小，所以他对每一个大人

^① 即《一千零一夜》中的国王。

物都怀有反感。他以怀疑的目光,斜着眼往上瞅这些大人物,这种怀疑是他和卢梭的另一位弟子,已故的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所共有的。我想,为了公众的利益,为了绝对平等的利益,为了全社会人民的利益,矮子要把超出新兵身高规定的脑袋砍掉,是可以理解的。路易·勃朗自己很有节制,似乎并不给予他自己矮小的身体以什么享乐,他要在国内推行普遍的伙食平等,为我们大家都煮同样的斯巴达式的黑汤,更可怕的是,巨人得到的一份,和他侏儒弟弟享用的那份一模一样。啊不,对此我敬谢不敏,新时代的吕库克!我们大家都是兄弟,此话当真,可我是大哥哥,你们是小兄弟,我应该得到更为可观的一份。路易·勃朗是小人国里的小人和斯巴达人的有趣的结合体。反正我相信他会有远大的前程,他将扮演一个角色,虽然为时甚短。他完全是生来充当小人当中的大人物的,这些小人很轻易地就能把他抬到肩上,而那些体魄雄伟的人,我几乎想说,那些身强力壮的伟人,对于他们来说会是过于沉重的负担。”

除了路易·勃朗之外,海涅还注意到天主教共产主义的创导者拉默耐神父能量不小,影响极大。这位“可怕的神父,希望通过他嗜血的信条,把采用火刑的人和采用断头机的人互相联合起来。”采用火刑的人指的是中世纪宗教裁判所进行思想统治时采用的极刑,而断头机则是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党人镇压反革命和滥杀无辜的刑具。这位拉默耐神父以激进的口号和平均主义的言辞使民众受到蒙骗,以至于他比基佐更得人心。海涅报道:“就在上星期五同一个时间有人喊出了‘打倒基佐!’和‘拉默耐万岁!’的口号。人们贬低他^①,为了赞美那个可怕的神父,这

^① 指基佐。

对于这位维持秩序的人,这位伟大的平安的缔造者,事实上是个间接的胜利,这个神父把政治上的狂热主义和宗教上的狂热结合起来,给予天下大乱以最后祝福。”这是指的一八四二年一月七日在巴黎发生的事件。这天民众上街游行示威,途经外交部有人喊出“打倒基佐!”的口号,当时基佐任法国外交大臣,游行队伍到达拉默耐神父寓所,神父出现在阳台上,群众高呼“拉默耐万岁!”由此可见,只要祭起绝对平均主义的大旗,连天主教神父也能麻痹民众。

海涅认识到这种绝对平等主义的危害性:绝对平均主义只能导致贫穷的平等,这已为历史所证明。它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败坏共产主义的名声。绝对平均主义所以容易蛊惑人心,因为它貌似合理,迎合了愚民的原始心理。

就在写作《卢苔齐娅》的同时,海涅创作长诗《阿塔·特罗尔》,塑造了阿塔·特罗尔这只会跳舞的熊的典型形象,用来为那些以“绝对平均主义”的革命词藻、煽动卑下情绪、把民众引向歧途的蛊惑人心者树立一座以讽刺的笑声建立起来的纪念碑,用诗意的形象来使人看到他们的可笑和荒谬。而在《卢苔齐娅》里海涅则是以政论文对绝对平均主义思潮进行讨伐。

海涅对所谓的共产主义的恐惧便是基于对这些激进分子的认识,对他们理论的分析。这种以绝对平均主义为基础的过激理论,是诉之于人的阴暗的心理、嫉妒,其解决社会矛盾的简单方法便是绝对平均,这种理论迁就民众的水平,最容易为大众所接受。殊不知这种理论一旦付诸实施,就会产生极大的破坏性的后果。“这样一种共和国里,有一种充满妒意的平等思想居于统治地位,总把一切杰出人物都排挤在外,使之毫无作为,这样在艰难时刻将只有皮草匠和香肠商这帮小市侩居于公众团体之